

清華簡研究

(第一輯)

中西書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

清華簡研究

(第一輯)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華簡研究. 第一輯: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上海: 中西書局, 2012. 12

ISBN 978-7-5475-0434-5

I. ①清… II. ①清… III. ①簡(考古)—中國—戰國時代—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K877.54-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13109 號

清華簡研究(第一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李碧妍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經銷 各地**新华书店**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印刷十廠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5.25

字數 465 000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75-0434-5 / K·093

定價 98.00 元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合影

李學勤先生致歡迎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早上好！

首先請允許我在這裏代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全體同仁，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能夠光臨這次學術研討會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雖然這次研討會祇有短短兩天，但是據我昨天所瞭解，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爲了來參會，都經歷了不少辛苦和煩勞。現在已經過了夏至，從季節上來說是很暑熱的，不要說是從幾千里、上萬里以外來會的各位境外學者當然是旅途勞頓，就是我們本地的學者在交通方面也會遇到種種困難。我已經聽到了好幾個故事。大家知道，前幾天北京下了罕見的大暴雨，昨天熱帶風暴“米雷”居然經過了膠東和遼寧，我想這都是很特殊的事情。而且即使沒有這些，到清華和這個會場來，也必然有些不便。因此，我們對各位的關切和支持真是由衷地深深感謝！

大家知道，清華簡是在 2008 年 7 月 15 日入藏到清華大學的，從入藏前後到現在已經有三年的時間。在這三年的期間裏，我們的工作一直有幸得到上上下下各個方面，包括在座很多位女士和先生的關注和幫助。清華大學的校領導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指出，這批十分珍貴的竹簡雖然收藏在清華，由我們負責保護和整理，可是它們是代表中華文明的典籍與文物。學校反復要求我們要形成一個學科建設的平臺，與國內外的學術界廣泛聯繫合作，作爲基礎文科發展的一個突破口，來促進文科的學科建設，推動文科與理工科的交叉融合，等等。這既是清華百年以來學術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也可以說是文化繼承與創新的具體實踐。因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各位同仁一直認爲，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發表整理報告，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



責任；而清華簡的深入研究，則是仰望於廣大學術界的，包括國內外的各位先生。我們所能做的祇是我們應盡的種種義務。

如大家所看到的，清華簡數量衆多，文字古奧，內容艱深，而且它是以經、史之類的典籍爲主，涉及多種學科，整理、研究是相當困難的。儘管我們已經按照原有的計劃，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的合作與支持之下，在去年冬天出版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也就是我們這次研討會所要討論的主要內容，作爲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一個獻禮。中心的同仁是努力做的，已經盡了力，可是應該承認，我們的能力終究是非常有限的，已經發表的、包括在第一輯之內的九篇竹簡，中間還有一些文字沒有能夠正確識讀或詮釋；還有若干地方的理解應該說是不正確或者說是不恰當的。特別是這些竹簡篇章所蘊含的重大歷史意義、學術價值，我們的認識還遠遠不夠。所以我們中心的全體同仁把今天和明天兩天的會議看作向大家學習請教的一個大好機會。我相信，這次會議的舉行，會把清華簡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進一步。

在這裏，我想還要趁機向大家說明和道歉，由於清華百年校慶有長時間的安排和大量的活動，我們雖然做了爭取，可是沒有能夠在校園內找到舉辦這次會議的適當場所，給大家去看我們的簡和實驗室造成不便。不過，在達園賓館舉行竹簡的學術會議，這並不是第一次。在座的很多女士和先生都記得，有關竹簡特別是戰國竹簡的國際會議已經舉行過幾次，1998年5月郭店簡剛出版時，我們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參加了在美國達慕思大學舉辦的國際討論會；接着，在2000年8月，由北京大學、達慕思大學等單位聯合召開了規模更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出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家還記得，在這次會上，我們都非常懷念的馬承源先生講了上博簡的《詩論》篇，引起了非常有興味的熱烈討論，那可以說是關於上博簡的最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開會的地點就是在達園賓館。現在經過十來年之後，我們又在這裏濟濟一堂，開清華簡的第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想這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情說明，關於中國古代簡帛的研究確實已經形成一個國際性的學科，而今天的這個會議就是這個學科獲得重大進展的一個標誌。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我和大家都期望這次會議成功。謝謝！

吳振武先生致辭

尊敬的李先生，尊敬的各位與會專家：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們期盼已久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裏隆重召開了，我謹代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輯的出版和會議的召開表示衷心的祝賀！

清華簡的入藏保護和整理出版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清華大學和李先生以及他的學術團隊為此做出了可以彪炳史冊的貢獻。這批竹簡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關注，正如李先生所說，“是由這批簡的內容和性質決定的。它們全部是秦火以前的寫本古書，並且是以傳統所說的經、史類書籍為主，因而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批竹簡將給予我們的新知目前還無法估量，但可以肯定，它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目前的研究還祇是剛剛起步。同時也可以肯定，隨着資料的陸續刊佈和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它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對於我們舊有的知識，也將會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我常慶幸我們能生活在這樣一個幸運的時代。

網絡上有許多好的思想和語言，我最近看到的一條是：成長比成功更重要。我想，我們做學術工作也是一樣，無論我們的探索會經歷怎樣的曲折，知識的成長一定是更為重要的。

感謝清華大學為我們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可以使大家歡聚一堂探討清華簡第一輯所揭示的材料，分享不同的學術視角和研究心得。

最後預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李先生和他的團隊！謝謝大家！



蘇峻先生致辭

尊敬的李先生，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

今天，我們在這裏召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對各位專家、學者，特別是遠道而來的各地的朋友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對在座的許多專家朋友長期以來支持、關心清華簡的有關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對李學勤先生為首的專家團隊所取得的成績表示熱烈的祝賀！



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歷史悠久，群星璀璨，曾經培養了一批學術大師，開拓了衆多新學科，創新了一批新方法，在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和文化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校致力於文科的恢復和重建，現在已經建立了八個文科學院和研究院，覆蓋了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藝術學等多個學科門類。目前，清華大學正在藉助百年校慶的東風，制定文科建設的總體規劃，採取積極和有效的政策，夯實文科發展的基礎，按照“有特色、高水平、入主流”的發展思路，加強和保護基礎學科，引導和加快應用學科，穩步加速文科的全面建設和發展。

2008年7月，清華大學有幸入藏這批無比珍貴的竹簡。三年來，在李學勤先生的親自主持下，在學校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清華簡”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和重要的進展，主要有以下6個方面：

一、成立機構，健全體系。清華大學專門成立了校級科研機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聘請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擔任主任，吸收我校歷史系、哲學系、化學系以及圖書館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全面組織、協調和開展研究工作。在清華百年校慶前，教育部已經批復同意設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該中心成爲我校第4個文科重點研究基地。

二、完成竹簡的搶救性保護工作。清華簡剛運來學校時，由於國寶長期流離失所，許多竹簡產生了霉斑。出土文獻中心的專家對竹簡進行了及時、科學的搶救性保護，終於使這批珍貴國寶得以保存下來，為今後的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礎。

三、完成了高質量的拍照工作。我們根據專家們提出的“緩脫水、快拍照”的建議，組織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攝影專家，高水平、高質量地完成了竹簡的拍照工作，保證了研究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開展竹簡的編連、釋讀、出版工作。近三年以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專家們，依靠努力、勤奮、科學、專業的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編連、釋讀、出版等工作，並於百年校慶前出版了第一輯整理報告，並制定了後續幾輯的出版計劃。

五、凝練隊伍、組建網絡。圍繞清華簡的研究，我們形成了以李學勤先生為核心的高水平研究隊伍，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面向全國的開放性的網絡平臺，使這一國寶得以集合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專家學者的力量共同開展研究。

三年來，清華簡的保護與研究工作一直得到黨和國家領導的高度關心，得到國家發改委、教育部、文化部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得到校內有關單位的大力協同和配合，得到了在座的許多專家學者的厚愛與支持。藉此機會，我也要向關心和支持清華簡的領導和朋友們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儘管清華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坦率地說，清華簡的研究任務還很重很重，我們還要加倍努力、加倍用心地做好今後的工作。對於今後的工作，我提三點不成熟的意見，供參考。

一、要切實保護好這批竹簡。保護好清華簡，是清華大學和我們這些人的神聖責任和歷史使命。雖然專門用於竹簡保護與研究的大樓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已立項建設，但在大樓投入使用之前，我們將本着對歷史和國寶負責的態度，用心用力、盡職盡責，克服現有條件之簡陋，始終保持高標準的安全防範意識，始終堅持高水平的科學技術手段，努力把這批“國寶”保護好。

二、要深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要充分利用好這批竹簡，發揮學校多學科的優勢，深入挖掘和整理這批竹簡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繼續本着開放的原則，把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建成一個完全開放的平臺，既對校內學者開放，也對校外學者開放，還要對國外學者開放，吸收全世界範圍內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研究。

三、要發揮清華簡研究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學科建設、隊伍建設和基地建設。要以清華簡的研究為龍頭，重點建設好“歷史文獻學”等一批相關學科，圍繞李學勤先生組建一支高水平的、老中青結合的專家團隊，把教育部已經批復同意設立的人文社

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打造成爲高度開放的、國際一流的學術高地。我們希望能把清華簡的研究保護,作爲“文、史、哲”等基礎文科發展的突破口,進一步促進清華大學文科的基礎研究和文史哲的學科建設,促進文科和理工科的學科交叉與融合。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 10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清華簡的整理和研究,就是文化傳承創新的具體舉措,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深感使命重大、責任光榮!

八十多年前,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提出“古史新証”的夢想,今天,我們就在爲實現靜安先生的這個夢想而努力着!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的光臨,祝願本次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專家、學者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目 錄

試釋清華簡《尹至》的“一勿遺”	邢 文	(1)
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	虞萬里	(9)
尹摯與伊尹學派——以出土文獻為考察中心	田旭東	(31)
清華簡《尹誥》篇的內容與思想	廖名春	(40)
清華簡《尹至》“殛至在湯”解	郭永秉	(48)
甲骨文“𠄎”補釋兼釋清華簡“𠄎”	梁立勇	(53)
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孫飛燕	(57)
清華簡《程寤》篇與文王受命再探	羅新慧	(62)
《保訓》及楚國書的問題（提要）	[美] 艾 蘭	(72)
清華簡《保訓》中的“訓”及古代傳播“訓”的方式	[美] 柯鶴立	(74)
清華簡《保訓》“中”字釋義及其主題思想	王 暉	(84)
試論清華簡《保訓》篇書法風格與三體石經的關係	馮勝君	(92)
清華簡《保訓》的“中”為中道說	梁 濤	(99)
《保訓》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說——兼論“三降之德”	曹 峰	(110)
說“夜爵”	裘錫圭	(123)
飲酒與古代中國遊戲文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耆(黎)舍》		
(提要)	[美] 夏德安	(128)
清華簡畢公高、畢桓與西周畢氏	陳穎飛	(130)
清華《金縢》書文本性質考述	馮 時	(152)
清華簡《金縢》“衽”字臆解	劉樂賢	(171)
試析清華簡《金縢》篇名中的稱謂問題	劉國忠	(175)
清華簡《金縢》校讀一則	袁金平	(179)
讀清華楚簡《皇門》	朱鳳瀚	(184)

清華簡《皇門》異文與周代的朝儀制度	王志平	(205)
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	董 珊	(211)
先秦時代“書”之傳授——以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為例	[美] 夏含夷	(217)
清華簡《祭公》篇校釋	黃懷信	(228)
清華簡《楚居》初探	[日] 淺野裕一	(242)
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的“夷屯”及其他 ——兼談包山楚簡的“垵人”等	李家浩	(248)
楚武王“郢”都初探——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一	黃錫全	(261)
清華簡《楚居》“榭室”故事小考	陳 偉	(274)
季連早期居地及相關問題考析	徐少華	(277)
關於季連糾葛問題的探討	羅運環	(288)
《楚居》“脅生”“賓天”的神話學與考古學研究	江林昌 孫 進	(295)
《楚居》所見楚王名考釋二則	孟蓬生	(303)
《楚居》都人與商代若族新探	沈建華	(313)
清華簡《楚居》妣佳、妣戲考	趙平安	(319)
論清華簡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與昭王歸隨	李守奎	(325)
讀清華簡筆記：離與竊	李 零	(330)
從《清華簡(壹)》看古書成書和流傳的一些問題	謝維揚	(335)
一粟居讀簡記(一)	王 輝	(343)
清華簡釋讀拾遺	陳偉武	(356)
上博五“稷(稷)”字補說	徐在國	(360)
由近年出土文獻論《尚書序》的有關問題	李 銳	(364)
清華簡首集簡冊文本解析	李均明	(373)
附錄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袁金平	(384)
附錄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孫飛燕	(387)
附錄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日程		(389)

試釋清華簡《尹至》的“一勿遺”*

邢文

清華簡《尹至》一篇^①，確如整理者所定性，既不在傳世的《尚書》篇目之中，也不見於傳世的《逸周書》，但從體裁與風格判斷，仍是屬於《尚書》、《逸周書》一類的内容，是一篇頗有難度的重要文獻。2011年春，清華簡《尹至》、《尹誥》國際研討工作會議在美國達慕思大學舉行^②，故有機會反復學習《尹至》等篇的釋文，對整理者深湛的功力與精當的見解深所服膺。然而，《尹至》一篇仍有若干理解上的疑難，似有妨礙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篇末“帝曰：‘一勿遺’”一語，字面的意義與我們的知識實有衝突，令人費解。現試討論如下。

《尹至》記商湯滅夏故事，也見於《呂氏春秋·慎大》等傳世古籍。^③經過整理復原，可見《尹至》所記故事情節清楚，文字簡潔，語言生動，是一篇珍貴的《書》類文獻。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尹至》用詞、語法，多與今文《尚書》的《夏書》和《商書》相同。如《尹至》記湯見伊尹，“湯曰：格”，與今文《尚書》一致，《湯誓》有：“王曰：格”，《盤庚》有：“王若曰：格”，這種例子其他地方沒有，說明《尹至》與《尚書》諸篇是同出一源、同時之作。^④類似的例子又有《尹至》的“其如台”等，也見於《湯誓》、《盤庚》、《西伯戡黎》等；《尹至》的“余及汝皆亡”，也見於《湯誓》等。^⑤朱曉海先生並提出《尹至》可能是百篇《尚書》中的《疑至》一篇，或至少也是同一傳說的不同述古之作。^⑥認為清華簡《尹至》與《尚書》若干篇章的體裁、辭風一致，是前所不知的《尚書》一類的篇章，已是學界的共識。

然而，清華簡《尹至》在解釋上的困難，迄難解決。《尹至》全篇共有簡5枚，前4枚簡所記，都是伊尹如何抱有“吉志”，憐憫並向商湯報告有夏之民的疾苦，商湯遂與伊尹結盟，安夏民於危難。但第5枚簡話鋒一轉，記商湯伐桀，“夏播民入于水曰‘戰’，

* 本課題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國家科技部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項目課題“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2010BAK67B1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和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清華簡的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的資助。

帝曰：‘一勿遺’”，大有商湯大開殺戒、不遺壽幼之義，不僅與前4簡所記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與傳世文獻所記商湯的德行截然相反，令人訝異惑然。至今為止，學者們的解釋多從其字面意義，認為“簡文讀為‘夏勞民入于水曰戰’意思是說夏桀勞動民力到‘水’地準備背水一戰。所以下句商湯說：‘一勿遺’，‘一’者‘皆’也，楚簡跟典籍都有這種用法，‘一勿遺’可以比對《集成》2833 禹鼎‘勿遺壽幼’。‘壽幼’當然指老百姓了”^⑦；以及“《史記·夏本紀》亦云‘桀走鳴條，遂放而死’，看來戰於鳴條之野當在前，遂放於南巢當在後。唯此云帝曰‘一勿遺’——一個不留，全部殺死，則與諸書所記不同”^⑧、“再配合《容成氏》所載，明顯可以看出湯的目的是要把桀及其追隨者趕盡殺絕，所以一直追殺桀，把他趕到南巢或蒼梧之野纔罷手，這個正可和《尹至》裏湯說‘戰！帝曰：‘一勿遺’’相印証”等^⑨，顯然以清華簡《尹至》係揭露商湯暴行、顛覆傳統之說的翻案之作。但聯繫前後文看，這樣的理解與《尹至》前4簡所記並不相合。

按《尹至》整理者對此的注釋也頗審慎。“帝曰：‘一勿遺’”注：

帝，指已即位之湯，《天問》稱之為“后帝”。一，《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注：“皆也。”勿遺，參照《盤庚中》：“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又參看西周禹鼎（《集成》二八三三一—二八三四）銘：“勿遺壽幼。”^⑩

祇是在客觀地提供關聯的文獻，以供“參照”、“參看”，並未提出解釋性的意見，把解釋的空間留給讀者。

從《尹至》篇文之外的證據來看，湯乃受命之王，關於商湯施德於民的記載可謂汗牛充棟。傳世文獻的例子不妨舉《尚書·伊訓》，伊尹訓太甲：“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明言商湯伐桀，“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而“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告誡太甲不但要嗣其位，更要嗣其德。^⑪《孟子·滕文公下》記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⑫葛伯如此無德，但商湯起初卻一再試圖以德性感化之。出土文獻中也不乏商湯德行的記載。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的傳文：“湯出巡守，東北有火，曰：彼何火也？有司對曰：漁者也。湯遂□□□□子之祝[曰：古者蛛]螿作網，今之人緣序。左者、右者、上者、下者，率突乎土者皆罹乎吾網。

湯曰：不可，我教子祝之曰：古者蛛蝥作罔網，今之[人]緣序。左者使左，右者使右，上者使上，下者使下，□□□□□□□□。諸侯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魚鱉矣。”^⑬所以，商湯之德，不僅見於受命伐桀，代虐以寬，而且見於饋鄰國之君牛羊犧牲、助鄰國之民黍稻酒食，更見於仁德及於禽獸魚鱉，等等，不一而足。

從《尹至》篇文之內的證據來看，簡文對於商湯仁德的記述，與傳統所記並無抵牾。由《尹至》第1簡可見，商湯先贊伊尹有“吉志”，繼而伊尹稟告商湯夏桀之無道；從第1至第3簡，伊尹對有夏之民的憐憫、夏民對夏桀的憤慨，一一躍然紙上；第4簡湯與伊尹盟誓，於是“乃柔大綮”，救民於危傾之世；至第5簡前段，仍記商湯征虐討暴，不僭其德云云。如果没有簡末的“帝曰：‘一勿遺’”，恐怕不會有人會想到《尹至》一篇是記錄商湯大開殺戒的文字。

但無論如何，如果《尹至》簡末所記的是商湯下令對落荒而走的有夏之民格殺勿論、無遺壽幼，不僅與傳世文獻所記不合，而且也不合於《尹至》一篇全篇的文意與主旨，否則，種種矛盾無法調和：商湯開始贊伊尹為有“吉志”，志於拯救暴政下的夏民，自己怎麼會在最後對有夏難民大開殺戒呢？伊尹對夏民如此憐憫，轉述夏民寧與夏桀同歸於盡的話語時充滿憤懣悲切，怎麼又可能與湯盟誓、助湯為虐，加害他一心拯救的夏民呢？可見，《尹至》簡末“帝曰：‘一勿遺’”，不應該是商湯下令對夏民斬草除根、勿遺壽幼之義。

重讀簡文，我們認為《尹至》簡中以下問題似可進一步討論。一是第2、3兩簡有關文句的復原。

《尹至》第3簡“夏有祥”前的簡文釋讀，學者頗有爭議。目前公佈的釋文：

隹(惟)載(災)虐(虐)惠(極)癘(暴)腫(瘡)，亡奠(典)。顛(夏)又(有)恙(祥)，才(在)西才(在)東，見章於天，丕(其)又(有)民銜(率)曰：“隹(惟)我棘(速)禘(禍)。”^⑭

其中，“惟災虐極暴瘡，亡典”一句的讀法，許多學者作有討論。吉林大學劉波先生在復旦網刊文《清華簡〈尹至〉“僮亡典”補說》，作有很好的綜述，茲錄如下：

材料公佈後，復旦讀書會首先對其進行了研讀，將惠改釋為德，虐德大概指殘害於德之義，據此，“虐德”、“暴瘡”、“亡典”均為動賓結構短語，其所指大概是並列的三件災禍，此段當重新標點為：“隹(惟)載(災)：虐(虐)惠(德)、癘(暴)腫、亡奠(典)。”而整理者讀“瘡”為“脛氣足腫”之“瘡”，可疑，尚待進一步研究。

孫飛燕認為這則簡文，說的應該是夏桀的惡行，並將其斷讀為：惟災虐、德暴、童忘典。“德暴”即“暴德”，古書中常見桀和紂“暴德”、“昏德”的說法。“童”即“童昏”之“童”。“忘典”與《書·西伯戡黎》“不迪率典”的含義近似，指不循法則。

細審文義後，我們發現孫飛燕的斷讀相較於他說，更為信服。原簡上下文為：“民沕(允)曰：余及女(汝)皆芒(亡)，佳(惟)戡(災)虐(虐)惠(德)癘(暴)臙亡(童)筭(典)。”義為夏桀惡行較多，天災、人禍並行，民不聊生。

關於臙，張崇禮先生認為似可釋作僮，指未成年的奴僕。暴僮即侵凌僮一類的社會弱勢群體。高佑仁先生也指出這個字似乎直接隸定作“僮”即可，字又見於包山 3、包山 237 等。¹⁵

劉波先生自己從張崇禮先生之說，讀“臙亡筭”為“僮亡典”，認為是指“未成年男性到了一定年齡尚未登記入冊”之義。¹⁶

《尹至》這一節，說的是有夏天災人禍、民怨載道的情事。此點大家都無異議。如劉波先生所見，孫飛燕博士的斷句，較之復旦讀書會所讀，更為合理。我們也同意“災虐、德暴”的理解，但其下的“臙亡筭”，並不與“災虐、德暴”並列，而是與“夏有祥”對舉，構成對偶。

“臙”釋作“僮”，並無問題。從發表的圖版可見，原字所从“身”旁乃是“人”形借用了“童”字的末筆。這裏，从“人”與从“身”作為該字的義符，無甚區別。但“臙”釋作“僮”，却應讀作“動”。“僮”與“動”，古音都在定母東部，雙聲疊韻，可以互通。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的傳文，“動”多作“僮”，即為其例。“筭”即“典”，是“典則”之義。《呂刑》記伯夷定典則，所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¹⁷。“臙(動)亡筭(典)”即“動無典”——舉動不規，任意妄為，是“動無違事”的反面。《左傳》昭公二十年記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¹⁸，否則，言行無軌則，為事不中矩，無法無天，“動亡典”，結果就祇能是“夏有恙(祥)”。

“恙”讀為“祥”是正確的。整理者已指出，“祥”為“變異之氣”。¹⁹黃懷信先生《清華簡〈尹至〉補釋》進一步說明：“祥，吉凶的徵兆。”²⁰古籍中，吉兆、凶兆皆稱為“祥”。漢人以病虐之氣為“祥”，《漢書·五行志》記有“白祥”、“黑祥”。²¹“祥”有吉祥，也有凶祥。《尹至》所論，即是凶祥，《湯誥》所謂：上天“降災於夏，以彰厥罪。”²²《左傳》昭公十八年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即“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²³——亡國滅身，與夏桀同。

有夏災虐德暴，天見凶祥，在西在東，民所共見。因此，第 2、3 兩簡此節應該讀作：

惟災虐德暴，動亡典，夏有祥，在西在東，見章於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禍。”

有夏之民見上天彰顯凶祥，從西至東，已是萬民震動，預感到“國幾亡，吾身泯”。當天見之祥“東祥不彰”時，夏民惶然不知所措：西邑夏之凶祥見彰於天，商湯所在的東方卻是“東祥不彰”。所以，商湯聞說天意，拍案而起，與伊尹確認：“汝告我夏隱率若是？”^④即：此言當真？伊尹稱是，於是就有商湯伐桀，桀逃大水之事。

桀逃大水是我們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古書記夏桀敗績，涉水而走南巢，與《尹至》所述實相吻合。《墨子·三辯》：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⑤

記“湯放桀於大水”。《仲虺之誥》以“成湯放桀於南巢”開篇，但南巢位於何處，卻不得而知。鄭玄曰：“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⑥據《水經注疏》“沔水”，《魯語》有“桀奔南巢。”韋注：“南巢，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括地志》：“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者也。”^⑦這些說法當有來歷，但也尚未得以考實。然而南巢之地有水，應該沒有問題。《尹至》第5簡“夏播民入于水”，屬於出土文獻的證據。

《尹至》第5簡所見“一勿遺”究竟應作何解，是我們要討論的最後一個問題。第5簡簡末：

頭 = 畀民內于水曰畀帝曰一勿遺^⑧

上引文字如讀作“……夏，夏播民入於水曰‘戰’，帝曰：‘一勿遺’”，確實有夏民背水一戰，商湯斬盡殺絕之意。就簡文的釋讀而言，這段文字字形清楚，沒有太多改釋的空間。細細推敲，唯一有點問題的，就是“戰”字。

如果“戰”字有問題，問題可能出在兩個方面：一、在字形上，“戰”是通假字，原字作畀，畀是否一定是“戰”字？二、在文義上，“戰”的命令，是在“夏播民入于水”之後下達的，難道，夏之民是水兵？從“戰”的前後文看，後文是“帝曰：‘一勿遺’”，顯然意味着有夏之民敗局已定，商湯的部下祇是如何收拾殘局的問題，所有纔有“一勿遺”的命